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三回 姬昌解圍進姐己

崇侯虎父子帶傷，奔走一夜，不勝困乏；急收聚敗殘人馬，十停止存一停，俱是帶著重傷。侯虎一見眾軍，不勝傷感。黃元濟轉上前曰：「君侯何故感歎？昨夜偶未隄防，誤中奸計。君侯且將殘兵暫行筭住，發一道催軍文書往西岐，催西伯速調兵馬前來，以便截戰。一則添兵相助；二則可復今日之恨耳。」

侯虎聞言，沉吟曰：「姬伯按兵不舉，坐觀成敗，已是欺君。我今又去催他，反便宜了他一個違避聖旨的罪名。」

正遲疑間，只聽前邊大勢人馬而來。崇侯虎不知何處人馬，駭得魂不附體，魄透空中。急自上馬，望前看時，只見兩杆旗幟開處。一將面如鍋底，海下赤髯，兩道白眉，眼如金鏡，帶九雲烈焰飛獸冠，身穿鎖子連環甲，大紅袍，腰繫白玉帶，騎火眼金睛獸，用兩柄湛金斧。

此人乃崇侯虎兄弟崇黑虎，官拜曹州侯。侯虎一見是親弟黑虎，其心方安。

黑虎曰：「聞長兄兵敗，特來相助，不意此處相逢，實為萬幸。」

崇應彪馬上亦欠背稱謝：「叔父，有勞遠涉。」

黑虎曰：「小弟此來，與長兄合兵，復往冀州；弟自有處。」彼時大家合兵一處。

崇黑虎只有三千飛虎兵在先，後隨二萬有餘，人馬復到冀州城下安營。曹州兵在先，吶喊叫戰。

冀州報馬飛報蘇護：「今有曹州崇黑虎兵至城下，請爺軍令定奪。」

蘇護聞報，低頭默默無語；半晌，言曰：「黑虎武藝精通，曉暢玄理，滿城諸將皆非對手，如之奈何？」左右諸將聽護之言，不知詳細。

只見長子全忠上前曰：「兵來將當，水來土壓，諒一崇黑虎有何懼哉！」

護曰：「汝年少不諳事體，自負英勇。不知黑虎曾遇異人傳授道術，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，如探囊中之物，不可輕覷。」

全忠大叫曰：「父親長他銳氣，滅自己威風。孩兒此去，不生擒黑虎，誓不回來見父親之面！」

護曰：「汝自取敗，勿生後悔。」

全忠那裏肯住，翻身上馬，開放城門，一騎當先，厲聲高叫：「探馬的！與我報進中軍，叫崇黑虎與我打話！」

藍旗忙報與二位主帥得知：「外有蘇全忠討戰。」

黑虎暗喜曰：「吾此來一則為長兄兵敗；二則為蘇護解圍，以全吾友誼交情。」令左右備坐騎，即翻身來至軍前，見全忠馬上耀武揚威。

黑虎曰：「全忠賢侄，你可回去，請你父親出來，我自有。」

全忠乃年幼之人，不諳事體，又聽父親說黑虎鼻勇，焉肯善回，乃大言曰：「崇黑虎，我與你勢成敵國，我父親又與你論甚交情！速倒戈退收軍，饒你性命；不然悔之晚矣！」

黑虎大怒曰：「小畜生焉敢無禮！」舉湛金斧劈面砍來。全忠將手中戟急架相還。

蘇全忠不知崇黑虎幼拜截教真人為師，秘授一個葫蘆，背伏在脊背上，有無限神通。全忠只倚平生勇猛，又見黑虎用的是短斧，不把黑虎放在心上，眼底無人，自逞己能，欲要擒獲黑虎，遂把平日所習武藝盡行使出。戟有尖有咎，九九八十一進步，七十二開門，騰、挪、閃、賺、遲、速、收、放。

蘇全忠使盡平生精力，把崇黑虎殺了一身冷汗。

黑虎歎曰：「蘇護有子如此，可謂佳兒。真是將門有種！」黑虎把斧一擡，撥馬便走。

蘇全忠在馬上笑了一個腰軟骨酥：「若聽俺父親之言，竟為所誤。誓拿此人，以滅我父之口。」放馬趕來，那裏肯捨。緊走緊趕，慢走慢追。全忠定要成功，往前趕有多時。

黑虎聞腦後金鈴響處，回頭見全忠趕來不捨，忙把脊梁上紅葫蘆頂揭去，念念有詞。

只見葫蘆裏邊一道黑煙冒出，化開如網羅，大小黑煙中有「噫啞」之聲，遮天映日飛來，乃是鐵嘴神鷹，張開口，劈面咬來。

全忠只知馬上英雄，那曉的黑虎異術？急展戟護其身面。坐下馬早被神鷹把眼一嘴傷了，那馬跳將起來，把蘇全忠跌了個金冠倒躑，鎧甲離鞍，撞下馬來。

黑虎傳令：「拿了！」眾軍一擁向前，把蘇全忠綁縛二臂。

黑虎掌得勝鼓回營，轅門下馬。探馬報崇侯虎：「二老爺得勝，生擒反臣蘇全忠，轅門聽令。」

侯虎傳令：「請！」黑虎上帳，見侯虎，口稱：「長兄，小弟擒蘇全忠已至轅門。」

侯虎喜不自勝，傳令：「推來！」不一時把全忠推至帳前。

蘇全忠立而不跪。侯虎大罵曰：「賊子，今已被擒，有何理說？尚敢倔強抗禮！前夜五崗鎮那樣英雄，今日惡貫滿盈，推出斬首示眾！」

全忠厲聲大罵曰：「要殺就殺，何必作此威福！我蘇全忠視死輕如鴻毛，只不忍你一班奸賊，蠱惑聖聰，陷害萬民，將成湯基業被你等斷送了。但恨不能生啖你等之肉耳！」

侯虎大怒曰：「黃口孺子！今已被擒，尚敢簧舌！」速令：「推出斬之！」

方欲行刑，轉過崇黑虎言曰：「長兄暫息雷霆。蘇全忠被擒，雖則該斬，奈他父子皆係朝廷犯官，前聞旨意拿解朝歌，以正國法。況護有女姐己，姿貌甚美，倘天子終有憐惜之意，一朝赦其不臣之罪，那時不歸罪於我等？是有功而實且為無功也。」

「且姬伯未至，我兄弟何苦任其咎。不若且將全忠囚禁後營，破了冀州，擒護滿門，解人朝歌，請旨定奪，方是上策。」

侯虎曰：「賢弟之言極善。只是好了這反賊耳。」傳令：「設宴，與你二爺爺賀功。」

且言冀州探馬報與蘇護：「長公子出陣被擒。」

護曰：「此子不聽父言，自恃己能，今日被擒，理之當然。但吾為豪傑一場，今親子被擒，強敵壓境，冀州不久為他人所有，卻為何來？只因生了姐己，昏君聽信讒佞，使我滿門受禍，黎庶遭殃。這都是我生此不肖之女，以遭此無窮之禍耳。」

「倘久後此城一破，使我妻女擒往朝歌，露面拋頭，尸骸殘暴，惹天下諸侯笑我為無謀之輩。不若先殺其妻女，然後自刎，庶幾不失丈夫之所為。」

蘇護帶十分煩惱，仗劍走進後廳。只見小姐姐己，盈盈笑臉，微吐朱唇，口稱：「爹爹，為何提劍進來？」

蘇護一見姐己，乃親生之女，又非讎敵，此劍焉能舉的起。蘇護不覺含淚點頭言曰：「冤家！為你，兄被他人所擒，城被他人所困，父母被他人所殺，宗廟被他人所有。生了你一人，斷送我蘇氏一門！」

正感歎間，只見左右擊雲板，「請老爺升殿。崇黑虎索戰。」護傳令：「各城門嚴加防守，準備攻打。」

崇黑虎有異術，誰敢拒敵。急令眾將上城，支起弓弩，架起信砲、灰瓶、滾木之類，一應完全。

黑虎在城下暗想：「蘇兄，你出來與我商議，方可退兵，為何懼哉，反不出戰，這是何說。」沒奈何，暫且回兵。

黑虎上帳坐下，就言蘇護閉門不出。侯虎曰：「可架雲梯攻打。」

黑虎曰：「不必攻打，徒費心力。今只因其糧道，使城內百姓不能得接濟，則此城不攻自破矣。長兄可以逸待勞，俟西伯侯兵

來，再作區處。」

且言蘇護在城內，並無一籌可展，一路可投，真為束手待斃。正憂悶間，忽聽來報：「啟君侯，督糧官鄭倫候令。」

護歎曰：「此糧雖來，實為無益。」急叫：「令來。」

鄭倫到滴水簷前，欠背行禮畢。倫曰：「末將路聞君侯反商，崇侯奉旨征討，因此末將心懸兩地，星夜奔回。但不知君侯勝負如何？」

蘇護曰：「昨因朝商，昏君聽信讒言，欲納吾女為妃；吾以正言諫諍，致觸昏君。今天子命崇侯虎伐吾，已將吾子全忠拿去。黑虎身有異術，勇貫三軍，吾非敵手。今天下諸侯八百，我蘇護不知往何處投托？自思至親不過四人，長子今已被擒，不若先殺其妻女，然後自盡，庶不使天下後世取笑。汝眾將可收拾行裝，投往別處，任諸公自為成立耳。」蘇護言罷，不勝悲泣。

鄭倫聽言，大叫曰：「君侯今日是醉了？迷了？痴了？何故說出這等不堪言語！天下諸侯有名者：西伯姬昌，東魯姜桓楚，南伯鄂崇禹，總八百鎮諸侯，一齊都到冀州，也不在我鄭倫眼角之內。何苦自視卑弱如此？末將自幼相從君侯，荷蒙提挈，玉帶垂腰，末將願效駑駘，以盡犬馬。」

蘇護曰：「這崇黑虎曾拜異人，所傳道術，神鬼皆驚，胸藏韜略，萬人莫敵，你如何輕視此人？」

鄭倫聽罷，按劍大叫曰：「君侯在上，末將不生擒黑虎來見，把項上首級納於眾將之前！」

言罷，不由軍令，翻身出府，上了火眼金睛獸，使兩柄降魔杵，放跑開城，排開三千烏鴉兵，像一塊烏雲捲地。及至營前，厲聲高叫曰：「只叫崇黑虎前來見我！」

崇營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啟二位老爺，冀州有一將請二爺答話。」

黑虎欠身，「小弟一往。」調本部三千飛虎兵，一對旗幡開處，黑虎一人當先。

冀州城下有一簇人馬，按北方王癸水，如一片烏雲相似。那一員將，面如紫囊，鬚似金針，帶九雲烈焰冠，大紅袍，金鎖甲，玉束帶，騎火眼金睛獸，兩根降魔杵。

黑虎認不得鄭倫，曰：「冀州來將通名！」

倫曰：「冀州督糧上將鄭倫也。汝莫非曹州崇黑虎？擒我主將之子，自恃強暴，可速獻出我主將之子，下馬受縛。若道半字，立為齏粉！」

崇黑虎大怒，罵曰：「好匹夫！蘇護違犯天條，有碎骨粉軀之禍；你皆是反賊逆黨，敢如此大膽，妄出浪言！」催開坐下獸，手中斧飛來，直取鄭倫。

鄭倫手中杵急架相還。二獸相迎，一場大戰。只殺的紅雲慘慘，白霧霏霏。兩家棋逢對手，將遇作家，來往有二十四五回合。

鄭倫見崇黑虎脊背上背一紅葫蘆，自思：「主將言此人有異人傳授秘術，即此是他法術。常言道：『打人不過先下手。』自己也曾拜西崑崙度厄真人為師，煉有竅中二氣，吸人魂魄，還待什麼？」

鄭倫手中杵在空中一擡，後邊三千烏鴉兵一聲喊，行如長蛇之勢，人人手拿撓鉤，個個橫拖鐵索，飛雲閃電而來。

黑虎不知其故，只見鄭倫鼻竅中一聲響如鐘聲，竅中兩道白光噴將出來。崇黑虎耳聽其聲，不覺眼目昏花，跌了個金冠倒踢，鎧甲離鞍，一對戰靴空中亂舞。

烏鴉兵一齊擁上，生擒活捉，繩縛二臂。黑虎半晌方甦，定睛看時，已被綁了。

黑虎怒曰：「此賊好賺眼法！如何不明不白，將我擒獲？」只見兩邊掌得勝鼓進城。

蘇護正在殿上，忽聽得城外鼓響，嘆曰：「鄭倫休矣！」心甚遲疑。

只見探馬飛報進來：「啟老爺：鄭倫生擒崇黑虎，請令定奪。」

蘇護不知其故，心下暗想：「倫非黑虎之敵手，如何反為所擒？」急傳令：「令來。」

倫至殿前，將黑虎被擒訴說一遍。只見眾士卒把黑虎簇擁至階前。護急下殿，叱退左右，親釋其縛；跪下言曰：「護今得罪天子，乃無地可容之犯臣。鄭倫不諳事體，觸犯天威，護當死罪！」

崇黑虎答曰：「仁兄與弟，一拜之交，未敢忘義。今被部下所擒，愧身無地！又蒙厚禮相看，黑虎感恩非淺！」

蘇護尊黑虎上坐，命鄭倫眾將來見。

黑虎曰：「鄭將軍道術精奇，今遇所擒，使黑虎終身悅服。」

護令設宴，與黑虎二人歡飲。護把天子欲進女之事一對黑虎訴了一遍。

黑虎曰：「小弟此來，一則為兄失利，二則為仁兄解圍，不期令郎年紀幼小，自恃剛強，不肯進城請仁兄答話，因此被小弟擒回在後營，此小弟實為仁兄也。」

蘇護謝曰：「此德此情，何敢有忘！」

不言二侯城內飲酒，單言報馬進轅門來報：「啟老爺：二爺被鄭倫擒去，未知凶吉，請令定奪。」

侯虎自思：「吾弟自有道術，為何被擒？」

其時掠陣官言：「二爺與鄭倫正戰之間，只見鄭倫把降魔杵一擺，三千烏鴉兵一齊而至；只見鄭倫鼻子裏兩道白光出來，如鐘聲響亮，二爺便撞下馬來，故此被擒。」

侯虎聽說，驚曰：「世上如何有此異術？再差探馬，打聽虛實。」言未畢，報：「西伯侯差官轅門下馬。」侯虎心中不悅，吩咐：「令來。」

只見散宜生素服角帶，上帳行禮畢，「卑職散宜生拜見君侯。」

侯虎曰：「大夫，你主公為何偷安，竟不為國，按兵不動，違避朝廷旨意？你主公甚非為人臣之禮。今大夫此來，有何說話？」

宜生答曰：「我主公言：兵者凶器也，人君不得已而用之。今因小事，勞民傷財，驚慌萬戶。所過州府縣道，調用一應錢糧，路途跋涉，百姓有征租榷稅之擾，軍將有披堅執銳之苦。」

「因此我主公使卑職下一紙之書，以息烽煙，使蘇護進女王廷，各罷兵戈，不失一殿股肱之意。如護不從，大兵一至，勦叛除奸，罪當滅族。那時蘇護死而無悔。」

侯虎聽言，大笑曰：「姬伯自知違避朝廷之罪，特用此支吾之辭，以來自釋。吾先到此，損將折兵，惡戰數場；那賊焉肯見一紙之書而獻女也。吾且看大夫往冀州見蘇護如何。如不依允，看你主公如何回旨？你且去！」

宜生出營上馬，逕到城下叫門：「城上的，報與你主公，說西伯侯差官下書。」

城上士卒急報上殿：「啟爺：西伯侯差官在城下，口稱上書。」

蘇護與崇黑虎飲酒未散，護曰：「姬伯乃西岐之賢人，速令開城，請來相見。」

不一時，宜生到殿前行禮畢。

護曰：「大夫今到敝郡，有何見諭？」

宜生曰：「卑職今奉西伯侯之命，前月君侯怒題反詩，得罪天子，當即救命起兵問罪。我主公素知君侯忠義，故此按兵未敢侵犯。今有書上達君侯，望君侯詳察施行。」宜生錦囊取書，獻與蘇護。

護接書開拆。書曰：

「西伯侯姬昌百拜冀州君侯蘇公麾下：昌聞：『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今天子欲選豔妃，凡公卿士庶之家，豈得隱匿。今足

下有女淑德，天子欲選入宮，自是美事。足下竟與天子相抗，是足下忤君。且題詩午門，意欲何為？足下之罪，已在不赦。足下僅知小節，為愛一女，而失君臣大義。昌素聞公忠義，不忍坐視，特進一言，可轉禍為福，幸垂聽焉。且足下若進女王廷，實有三利：女受宮闈之寵，父享椒房之貴，官居國戚，食祿千鍾，一利也；冀州永鎮，滿宅無驚，二利也；百姓無塗炭之苦，三軍無殺戮之慘，三利也。公若執迷，三害目下至矣：冀州失守，宗社無存，一害也。骨肉有族滅之禍，二害也；軍民遭兵燹之災，三害也。大丈夫當捨小節而全大義，豈得效區區無知之輩以自取滅亡哉。昌與足下同為商臣，不得不直言上瀆，幸賢侯留意也。草草奉聞，立候裁決。謹啟。」

蘇護看畢，半晌不言，只是點頭。

宜生見護不言，乃曰：「君侯不必猶豫，如允，以一書而罷兵戈；如不從，卑職回覆主公，再調人馬。無非上從天命，中和諸侯，下免三軍之苦。此乃主公一段好意，君侯何故緘口無語。乞速降號令，以便施行。」

蘇護聞言，對崇黑虎曰：「賢弟，你來看一看，姬伯之書，實是有理。果是真心為國為民，乃仁義君子也。敢不如命！」於是命酒管待散宜生於館舍。

次日修書贈金帛，令先回西岐：「我隨後便進女朝商贖罪。」宜生拜辭而去。

蘇護送散宜生回西岐，與崇黑虎商議：「姬伯之言甚善，可速整行裝，以便朝商，毋致遲遲，又生他議。」宜生接了回書，竟往西岐。